

临流观变诗人角

□王鼎钧[美国]

我在台北居住的时候，每年暑假都有文艺夏令营。有一年夏令营借新竹清华大学校园举行，诗人痖弦主持，凤兮和我担任驻营讲座。痖弦把大礼堂的四面墙壁布置成广告牌，供文艺营的同学张贴新作，墙角贴诗，称为“诗角”，墙面贴散文，称为“散文墙”。

我曾以“诗角”为题对同学们讲话。为什么叫诗“角”？这个角是诗人的视角，诗人对人生自然有独特的发现，借用李健吾剧本里的台词：“诗人，他看见的，我们都看不见，我们看见的，他都看不见。”还有，诗人有独特的表现方式，我的老师说过，“诗有诗法，不恒等于文法”。诗园地就像两面墙的夹角一样，很纯粹，很集中，很小众。所以说诗如点，散文如线，小说如网；所以说诗如舞，散文如行，小说如奔；所以说诗如酒，散文如茶，小说如粥。

有人抱怨新诗难懂，诗本来就难

懂，古典诗难道好懂？你读余光中，不能从星空看见希腊，你读杜甫，难道能从月亮看见长安？你读严力，奇怪他“喝着一杯一杯的诗，写下一首一首的酒，一边朗诵着酒，一边斟满杯子里的诗”，你读善慧大师，难道不奇怪他“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，人在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”？你真懂得无消息石榴红？你真懂得古云霞一羽毛？如此这般，你我搞不清楚什么是“愤怒的葡萄”，也就无怪其然了。

我们不会忘记，当年文学革命，举出来的偶像是白居易，老妪能解其诗，主要论述古今中外一切好诗都用白话写成，先驱者追求的原是“好懂”。后来诗人自己挺身作证，诗是语言中的金玉，诗是文学体裁中的贵族，诗的读者是文学人口中的选民，诗声有别于市声。诗路的这一迂回甩掉了许多人，我们不能等待诗退回来，只有自己赶上去。

老师亦凡人

□叶倾城

第一次意识到“老师亦凡人”时，我才上初中。

学校里来了一位刚毕业的地理老师，他年轻，朝气蓬勃；他俊美，笑起来的时候像拨云见日；他热心地理，自费订阅《国家地理》杂志—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这简直是惊人的行为；他全心扑在教学上，每一节课都像脱口秀，他又唱又跳又演示又讲解，誓要把地理知识全刻在我们脑子里。

这简直是《放牛班的春天》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《死神诗社》里才应该有的热血老师，带动着一群半死不活的学生，走向新世界。

但很可惜，老师遇到的，是高考。我们全都知道地理是副科，成绩稍好的同学都会去理科，永远不再碰地理的边，即使学文科的同学，也不过觉得这是“背背背”的东西。有人觉得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，有小小年纪已经在背托福单词，有人在组时髦的文学社……反正，就是没人理会他。他是火焰，我们全是不锈钢，冷冰冰的，没有冒出任何一支火苗。

有一天上午，第四节课是地理，还差十几分钟，后排男生躁动起来，开始敲饭盆，那意思是：赶紧放我们去吃饭吧！

年轻的地理老师一皱眉，假装威严地说：“想提前下课去食堂的同学就去吧。”

他以为这句话能震住男生，不料他话音未了，呼啦啦，居然真的站起来好些同学拿着饭盆出去了——他们都学习优异，班主任不会批评他们的。

地理老师完全被惊呆了，半天说不出话。

我个子小，总坐第一排，此刻就在他眼皮底下，与他几乎脸对脸。我一抬头，恰好看见他扭过脸去，满眼泪。

——老师也会哭？

当时十三四岁的我，惊呆了。

到现在，再来看当年的地理老师；他就是个孩子，初出茅庐，怀揣着改造社会的理想，他从来没想过会被社会改造。他以为将心比心，只要真心诚意地对待这门学科，对待学生，一定会收获同样的真心——哪有这么容易。

那一刻的不知所措，是他被生活的第一次毒打吗？

现在，地理老师只怕快退休了。我不

记得他的名字，也无从知晓他是否已经变成了一个老油条，抑或，他还保存了曾经的稚气与热情。

我的年纪已经渐渐超过平均寿命的中位数，当年那些被我幻想过、好奇过、畏惧过的职位，都剥去了云山雾罩的幻影，露出了普通人的本来面目。我听过他们的心事，原谅过他们的软弱，与他们合作过……不过如此。

凡人皆不可被神化。

而“老师”，往往是一生中第一个被神化的职业。

想想看，从做小宝宝开始，就有这样一个大人，告诉我们的都是对的，都是必须要完成的。谁能不怕老师？哪怕老师从来没打过谁骂过，没有像妈妈那样劈头盖脸，但——他/她是老师呀！光这一条，就足以让人言听计从。

有那么多好词好句是赞美老师的，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，有多少人，一看到蜡烛就想到老师。无私奉献，谆谆教导，严师出高徒，良药苦口……都是形容老师的。

有没有人想过，这种赞美的背后，其实是剥夺了老师作为人的一面，只呈现了他作为“师”的一面。认为老师的价值体现在对学生的理解与爱，必须要对学生有情感关怀。这样的职业要求下，人们假设着老师在教书之外，应当付出不求回报的情感劳动，其中包括，在行为上，成为学生学习的典范；在思想上，引导学生向主流价值观靠拢；在性格上，坚定和平……

但其实，老师也就是人呀。

有些老师爱打游戏；有些老师会在世纪佳缘上征婚；有些老师脾气不好，多半按捺，偶尔失控；有些老师能教育好几千几万的学生，就是教不了家里那一个……

老师会因为学生的成长而欣喜，但这欣喜里可能有私心杂念；老师会为了

殊途同归

□刘诚龙

吾有好友，其子多动，上课总是不专心，要不要小动作，不要打大呼噜，吾友忧从中来不可断绝。这孩子学习精神那么差，如何是了？小愁可小有，大忧大不必。聪明过剩者，课本上那些浅浅的知识，他三五分钟了然于心，余下时间叫他如何过得？玩嘛，睡啊。

比如刘献庭，这家伙便是智力过剩聪明过人的，“初，吴有高僧说法”，所谓高僧说法，换我们现在称呼，便是开办法讲座与高研班之类，证据是，去听课要交钱的，“土人醵金从之讲《法华》”，刘献庭也去了，听了不到七八分钟，这家伙“伏几而齁”，呼噜打得震天价响。高僧讲，他打鼾，高僧讲完，他鼾打完。

没兴趣是吧，那就来嘛。这家伙翌日又来，交了学费的啊。只是，今天重的是昨天的故事，刘学生交钱听课，依然是睡睡睡。高僧好是惊讶，“客何为者？”那位同学，那位打鼾的同学，贫僧问你，你来干吗，你说说看。刘处士一二三四，ABCD，噼噼啪啪一路说话，比老子说得好多了，深多了，高度高多了。高僧突然跪了下去（拜伏地），来来来，您当是我“公神人”也。

生子若如刘献庭，你叫他读书如何坐得住。刘献庭是天圆地方，天圆地方的。他本北京人，二十来岁迁居江苏吴县，清初政权不稳，南方正三藩之乱，他趁机躲入太湖洞庭山，这时节怕是扎扎实实读了的，白素贞出来之前，也曾修炼千年，刘献庭躲进深山成一统，也是读书修炼的意思。

三藩乱平，天下一统，这家伙坐不住了，游山玩水，走村入户，东去西，西去。刘献庭在家吗，不在，去哪了，可能在泰山；刘献庭在家吗，不在，昨天不是听说回家了，嗯，昨天子夜时分回家了，今天三更又出去了。去南岳衡山

时至今日，我们恐怕不能再说是所有的诗到唐朝已经作完”。唐人知道箫声吹出怀乡病，不知道号兵吹出来的是血丝，唢呐吹出来的是火焰。唐人知道玉露凋伤枫树林，不知道叶子慢慢片片剥落，像凌迟。（张错）你了解凌迟，才了解这一句独步，枯枝如骷髅，庭园如刑场，两个字天人下人刮骨椎心。走路要轻，地球会痛，（王建勋）地球没有神经，你有。地球大，也是牵发动体。修一条铁路要开多少隧道，修一座大楼要挖多深的地地下室，我们都住在地球的伤口里……诗的疆域，新诗人犹在开拓。两条线形成的夹角，线延长，角的面积扩大。我们对他们有期待，不能规范，他们的缺点，只有他们能改正，他们的成果、希望，我们都能享有。

一部文学史不是退化史，也不是进化史，而是流变史，善读诗者临流观变美矣。



盛世龙腾(国画) □陈浩雄

7月17日-8月13日，“小康路上——广东基层美术创作展”在广东美术馆举办。

学生的落后而叹气，但叹气久了便麻木。教书只是一份职业，如果你的父母没有在他的职业上付出一切，也不必这样要求老师。

想通这一点，也许师生的相处会平和一些。

有些学生怨恨老师：为什么他偏心成绩好的学生？

说实话实说，是人就有偏心。老师的错不在于偏心，而在于流露出来——但老师不是职业演员，演技不到位是很正常的。只要他在偏心的基础上还基本做到了公平，就无可指责。

有些学生“爱”上了老师，百度“师生吧”里，有无数吐露的心声。

这其实也是一种神化，作为中学生，你的老师可能是你见过最知识广博的人。但你是有可能上大学的，有可能去那些有院士的大学，还可能负笈海外，到时候再来看。

但其实，老师也就是人呀。

有些老师爱打游戏；有些老师会在世纪佳缘上征婚；有些老师脾气不好，多半按捺，偶尔失控；有些老师能教育好几千几万的学生，就是教不了家里那一个……

作为学生，对老师的最好的敬重就是——

学清楚那人他/她教的课。

殊途同归

□刘诚龙

行路难读书，读书难行路。

刘公两人，关系要好，互为知心。刘公当访问学者归来，必去万公家，小酒不醉人，佳茗可醉人，两人一杯杯喝茶，畅谈甚欢。

文人恶境是文人相轻，互相瞧不起，互相诋毁，已成文人世界歹道，且不提；文人佳境是文人相亲，称兄道弟，你姐我妹，你给我点赞，我给你打赏，你给我发文章，我给你做评论，原来以为这是文人好关系，读了刘公故事，才知佳者未必佳，互相抬举固然好，互相吹捧好在哪呢？或许，文人间最好关系是文人相补吧，以读书之长去补行路之所短，以行路之所长去补读书之所短；以知识之所长去补见识之所短，以见识之所长去补知识之所短。文人与文人，是互有所长，各有所短的，文人间各不保留，各自奉献，这个境界好啊。

刘公与万公合作了相当一段时间，后来徐健庵去官，幕府解散，刘公回江苏，万公留下来说《明史》。刘公对万公说：哥儿们，一起回去，你出读书，我出行路，咱们合作，著大著，“不如与我归，共成所欲著之书”。此想，真是奇妙啊，实践与书本天衣无缝，无缝对接，那将是一本什么样的大著作呢？有人抬杠曰，两人著书名如何署，谁先谁后，利如何分，五五，还是六四？您啊，不是小人君子之腹，是今人度古人之腹。

刘公与万公，同时当差徐幕，然则两人个性大不同，一个是静如松，一个是动如兔。万公坐在家里读书，屁股坚如磐石，半天可以纹丝不动，“万俟夕危坐读书，或瞑目静坐”，刘公呢？终日行走在路上，屁股不落座。一个是读万卷书，一个是行万里路。万卷书难兼万里路，

父亲的老玉烟斗

□王继怀

的生计……

那是一个让我特别难忘的下午，为了给我们兄妹筹学费，父亲在犹豫了很久之后，很不舍地把他的宝贝烟斗给卖了。

父亲卖烟斗的那天我很伤感，一个人偷偷地躲进屋后的山里，默默地坐在一棵老松树下，泪珠不断地往下掉，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，将来一定要把父亲的老玉烟斗赎回来。

参加工作后，几经周折，我终于在一户人家那里找到了这把几易主人的老玉烟斗，当我向买主说明情况后，买主被我感动了。在父亲生日的时候，我把赎回的这把老玉烟斗作为礼物送给了父亲。看到曾经的烟斗再次回到自己手中，父亲激动得泪流满面。

前年，年过古稀的父亲在地里干活时，不小心受了伤，住了一次医院。这也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，平时，他连去乡卫生院看病都很少。负责给父亲治疗的医生看了父亲的胸透图后，对父亲说：“烟不能再抽了，再抽的话，恐怕身体难以康复。”在医生的建议下，父亲竟然把抽了几十年的烟给戒了。

尽管父亲现在不抽烟了，但那把他视为家珍的老玉烟斗却一直宝贝似的放在他的床头，有时家里来了客人，父亲还会拿出来给他们看一看，也常常会讲讲这把烟斗的故事。

云淡风轻女学者

□刘根勤

的确是南京范儿，民国范儿。

陈老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，是国内较早倡导和践行新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之一。她的学术论文是极其规范的，而规范就意味着要比别人多付出几倍的劳动，她经常“泡”档案馆。几年前，我听说陈老师出版了一本《崇拜与记忆——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》专著，60多万字，被视为国内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。

陈老师年龄不算小，但在历史学界仍然十分年轻。她有一项殊荣——国内历史学界被引用频次最高的学者之一，她在顶级学术刊物发表的数十篇论文，涉及近代公共空间、城市婚姻、历史记忆等领域，得到专业人士的一致好评和广泛征引。

无论是优秀的代表作，还是一以贯之的研究水准，或者行事立身风格，作为女儿、妻子、母亲的她，都是完美的。

暑期戏水 两类户外水域高危预警！

！1 海边 远离“离岸流”

辨别：从岸边观察，一排海浪碎浪中间有中断的平静区域

危险：表面风平浪静，实际暗流汹涌，快速将人拖向深海

自救：1. 不要企图奋力逆流游回岸边；

2. 吸足气令身体浮起，或借助浮具漂浮，等待救援；

3. 游向与海岸线平行的方向，待脱离离岸流区，再转向游回岸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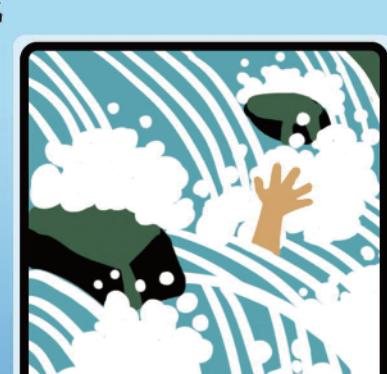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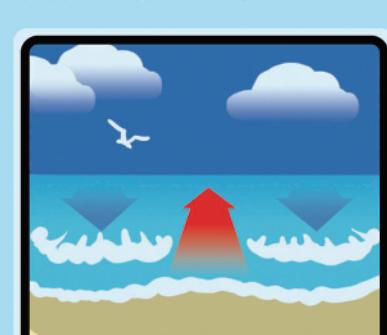
！2 漂流 当心“白水区”

辨别：水流湍急，水面上出现大量白色浪花

危险：因水中混有空气，浮力明显降低，很难游泳和呼吸，容易发生淹溺

自救：1. 如遇翻船，尽量抓住船边；

2. 无法抓船时，采用自我确保姿势顺流而下，头朝上游，脚朝下游，抬头观察下游，两腿并拢伸直脚尖略翘，两手抓紧救生衣领口。



文案：林清清 专业指导：广州市红十字会水上救援队队长高峰 海报：杜卉